

文海披沙卷之五

晉安謝肇淛著

木異

孔子手植檜與老子堂前雙栢雖千年久枯不
時發榮然猶曰聖人之地有神靈憑藉而然也
宋元豐間秦鳳舉兵進山川圖有秦時栢一株
雖枝葉無存而質榦不枯上以筆點其枝上嘆
賞久之無何秦郡奏枯栢一枝復榮元豐庸主
豈尼聃之比耶而靈異乃爾事固有不可知者

鳳州宣州

鳳州有三出曰手酒柳謂婦人手皆白柳皆翠色與他處不同又公庫

多美醞 宣州有四出曰漆栗筆蜜李愈語見明州墨客揮犀

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燒是草着是草鞋喫是鹽慈

谿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

大街上好放薦二事見談藪

郭奕

樂羊食子劉覽劾兄忠矣史牟以私販殺甥梁車以踰城刑姊正矣然而君子弗善也夫子曰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曰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骨肉之間寧情勝法無法勝情聖賢處此有微權矣晉郭奕為雍州刺史寡姊隨之任其僮僕多為不法為下所糾奕按省畢歎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悉遣不問至哉言乎可謂得聖賢之用心矣包孝肅在廬州日撻其母舅亦好名之過也

物化

物化多矣其尤異者則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

漢宮女化爲飛蛾晉太康中會稽蟘蜺化爲鼠
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爲鵝唐玄宗時
石化爲麪桐廬山中竹化爲雉化書曰老楓化
爲羽人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爲雉

雨異

雨粟雨麥雨金雨毛雨棗雨血異矣其尤甚者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
美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爲龜魏文帝
時安陽殿前雨朱李八枚啖之數日不思食河

間王子元家雨小兒八九枚墜地皆長六七寸
張仲舒在廣天雨羅箋甚多晉劉聰時平陽雨
肉廣二十七步明弘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無
數皆作人言聽之歷歷可辨

異名

魚名琵琶燕名琥珀樹名如何近矣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菜名孟娘松名孔雀檜名鴈翅芋
名博士牛名郭椒鼠名仲能蟲名傍不肯

師道

師道之難自古歎之雖等三生實由卒合形骸
難略城府易生馬融之於鄭玄伎也張禹之於
戴崇彭宣偏也邊孝先之解嘲玩也郭林宗之
擲杯倨也陰鳳徐遵明之留質衣物劉炫視東
修爲教恠也沈重談皆紙上淺也今之爲人師
而能去此六病者寡矣

四豪

四豪之在當時皆以好客著聲侔於敵國然孟
嘗客無貴賤一與文等而馮驩食尚無魚平原

一斬笑躄士皆歸心而不能識毛遂毛公薛公
春申無可稱述獨以珠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
得見驕士若此卒死人手信陵意氣傑然獨出
然毛薛賣漿博徒猶能知之虞卿名已著而不
知何也漢肅宗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何異葉公好龍固知四君好客徒爲名耳

物異

鼈有三足龜有六眸

前見

牛有六角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述異

人有三耳

張審

蛇有兩頭

孫叔敖

狐有九

志

海皮

卷五

日

尾鳥有四足

五臺山上鳥名寒號蟲

獸有五足

出因墀國狀如獅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爲善也梁武帝后郝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爲蟒尚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爲禮佛懺悔卽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旣免惡道又生天界人復何憚而不爲惡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卽以鐵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鄰女之奔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杙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於八哀輓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問腹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伯仁見顧和

博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
最是難測地唐明皇指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
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章子厚坦腹問蘇
子瞻曰此中何所有蘇曰此中都是謀反底家
事蘇亦一日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
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此數者問同
而答各異然周語近誇蘇語太劇祿山語佞朝
雲語激獨顧語玄着是以受知爲令僕之才

副急淚

顧長康哭桓宣武臯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决
溜和士開母喪丁鄒巖興并一朝士皆以善哭
稱程伯獻馮紹正哭高力士母逾於已親夫曾
肩諂笑尤可僞爲也此副急淚從何處得來固
知人之諂佞其天性也

藝有至極

唐大曆中脩含元殿獨一瓦工瓦畢不生瓦松
又有李阿黑亦能之布瓦如齒間不通線虢國
夫人堂成置螻蟻蜥蜴其中竟日無一罅隙得

入宗楚客鏤文石爲堦砌地着吉莫靴行者輒
仆此雖淫巧近妖亦藝有所至極也

奴隸中可人

蕭穎士有奴隸鞭撻甚酷人勸其他適答曰非
不能去但愛其才耳甄琛好奕通宵令奴秉燭
睡則如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京邸若爲讀書
執燭不辭獲罪今乃以圍棋故橫加杖罰不亦
非理琛慚而悔遂折節讀書奴隸中信自有可
人者

又

予有小童頑黠無比每與賓朋博奕則通宵侍
立不倦遇開卷觀書不移時輒遁去因思甄琛
奴語云云始信古今人不相及卽奴隸亦然也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掎擊
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
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
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斲

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苛
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尚存厚道至用修
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
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
竒人間所無之書徃徃竊出其雄辯該博固有
自來比流落遐方卉服爲伍間有引援自出已
意問之則曰出古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

曰自有典故有司畏其該洽不敢糾也至如古
人山海淮南洞冥述異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
耳

禁酒

晉元帝度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
覆盃終身不飲唐玄宗初卽位常以醉後傷一
人遂四十餘年永絕此味夫以中庸之主挾萬
乘之尊而能以一言一事永斷嗜慾今人以士
庶之家耽酒麪蘖或傷人犯物或敗德喪儀而

恬不知戒有苦口相勸反悻悻自以爲是其不
速二主遠矣

勞逸

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
力强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
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力旣倦血氣旣
衰終日營求爲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
其違天甚矣

巫讖不足信

巫讖之言無論不中卽有中者亦多事後始驗
其間因疑似而害人者多矣秦始皇以亡秦者
胡遂令蒙恬逐胡暴師十萬於外而不知其子
之爲胡亥唐太宗以讖有武姓代唐李君羨遂
以小名見殺而不知內嬪之有武氏魏道武開
以神巫之言滅清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殺者
乃妾萬人及門子清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
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而害已者乃白敏中
與馬植也王平甫曰卜筮本欲前知而卦影驗

於事後何足信哉符讖亦猶是矣

體物之妙

古人文字雖極草草處亦曲盡體物之妙如曹子建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真可為雀傳神矣楊用修載白樂天荔枝序云核如琴軫體狀亦甚精當而考之白集原作枇杷當是用修以意改之耳然枇杷語不如琴軫

崖公蜺斗

唐番人許小客謂姚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崖

公者天子也蜺斗者歡樂也關中人謂腹大為豚胝雲南人以官人為麻繩此與蕃語何異

妖惑

天門山行人以蟒吸為飛昇緱氏仙鶴觀道士以虎食為得仙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徒神之以為登天唐蘇湛以蛛網為聖光卒為所食武當劉先生遇仙童絳節召已上昇沐浴將去弟子王道士呼雷震之擊殺一巨蟒明州新戒僧遇老鸛精以為神仙閩禮斗僧被大毛手鬼摑

其首以爲神游紫府幽州石老爲子沉江中妄指雲中白鶴以爲得仙世之妖惑大率若此至死不悟亦可哀也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殺人見七脩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今不敢易也

天開眼

天之開裂人常見之燕馮跋齊高洋皆獨見天開羊襲吉少時見天開中有雲霞樓閣之狀王文正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姓名臨安馬浩瀾亦見之宣德中一日裂西南十餘丈俗謂之天開眼郎仁寶辨其訛以爲偶有欠缺自當復合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合然關中地震時常有裂開數十丈而復合者當其裂時人畜屋宇盡墮其中及其合後窅不可尋掘之至深不復得也天地之變豈可以常理測哉

龜不見碑

成祖皇帝爲 太祖建碑於鐘山鉅麗倍常鐫鑿既畢而龜趺太高碑不能上管工者患之莫知爲計一日夢有神人語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碑碑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築土與龜背平輦碑其上樹之然後去土

詩文人見識不定

詩文人見識多不定其於節義二字不甚了了斑固失身竇憲中郎終殉董氏六朝范曄沈約

之徒尤難枚舉李白王維幾以從逆不保首領元微之柳子厚劉禹錫比於匪人身名俱累陸務觀出入侂冑之門趙孟頫甘事亡國之虜豈又章節義固自兩途耶乃知晉之靖節宋之臯羽不當以詩人目之矣

阿堵寧馨

阿堵寧馨皆俗方言也阿堵猶今言這個故王夷甫謂舉却阿堵物顧長康謂精神政在阿堵中但作這個讀其義自明寧馨猶今言恁他故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悖
逆太后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但作恁他讀其義亦明今人以錢及眼爲阿
堵又以寧馨爲稱美之詞習而不察也

家諱

古人家諱極嚴有犯之者輒至流涕徒跣梁謝
舉聞諱必哭甚至范曄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
事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樂不游五岳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踐石袁德師父名高而

九月不食糕白樂天母墜井而時以賦新井詩
爲譏李賀父名晉肅而時以舉進士爲非裴德
融父名臯而以高錯門下及第爲罪則不通之
甚矣今時家諱不出門卽子孫臨文亦自不諱
王元美父死於司寇而後爲大司寇時論者亦
以此病之王竟自免歸也此與白樂天李賀事
政自不同

臘

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不臘矣
史記謂秦惠文王始臘風俗通謂漢始改爲臘
又有以虞不臘之言而疑左氏非周人者皆非
也

張子野

張子野老而買妾蘇東坡爲詩以戲之詩中皆
用張姓事但江南刺史已無腸注以爲劉禹錫
然全篇皆張不應此句突用劉事或者坡公用
有僻事未之詳耶

欵乃

欵乃當音靄迺欵字從矣從欠非款字也子厚
欵乃一聲山水綠注云一作襖靄欵乃襖靄皆
棹歌之聲音今人卽以欵乃音襖靄非也郎仁
寶七修類藁辨證極明而世人尚未信從故爲
拈出然仁寶後釋疑文字一條欵乃又注音襖
靄何其無特見也

吃語詩

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桂

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鈞金竿已
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盡高巾冠更改句格各
嘗吃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戲武昌王居士詩云
江干高居堅關扃捷耕躬稼用掛經蒿竿繫舸
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
劍賡歌幾舉觥荆笄供膾愧攪聒軋鍋更憂甘
瓜羹內覲字當音改繫字當音計愧字當音貴
不然當易此三字余友人舉孝廉口吃唯流音
念不正一日雨中余與徐興公各賦絕句爲吃

人念不得詩以遺之余得二首云綠柳龍樓老
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兩淚落劉郎又梨嶺
連連路蘭陵累累樓琉璃憐冷落郎輦懶來留
興公得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
涼弄瀨路柳絲連樓

物有人心

鸚鵡能問上皇烏龍能噬逆僕燕子獨伴孀妻
駿馬終殉名將吉了不願入夷里烏報効孝子
舞馬不順祿山供奉跳擊溫賊崖上白鷗悲號

墜水勝國五象不拜 皇朝至於螻蛄蠅蟻皆
能感不殺之恩出垂死之地物類之有人心者
可以媿天下無義氣丈夫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
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僞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
此真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
飾於飲食衣服之間至於男寵女色汗穢之極
惑溺滋其恬不介意此豈真好潔哉

理之所無

紹興大龜塚上直豎一石如插槌一人撼之則
動搖其下可以線過而數十人舁之則不能起
莆田九鯉湖雷轟深有石人以手指戳之則動
而極力挨之則屹然不動福州蓮花峰石亦然
濶灤海水遠望高如山近處極下至對岸視則
遠處亦然徑山嚇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以線
徹底可以經過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無

宋興亡

文海披沙 卷五
七修類藁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
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
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
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
不陷汴京宋臣有詰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
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
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相似而訛

爾雅以守宮爲蜥蜴以益母爲菟蔚詩義以蝨
爲螻蛄荀卿以蘭根爲芷高誘以乾雀爲蟋蟀
蔡司徒以螭爲螭何遜以擁劍爲魚蔡中郎
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蚤爲蟻蠓孫思邈以
合歡爲萱草郎仁寶以蚌肉爲淡菜以水雞爲
蝦蟆溫飛卿詩以紅豆爲相思段成式以蒙貴
爲猫此皆相似而非格物者不可不察也

胥山

姑蘇山本名姑胥然以爲子胥死後後人憐而

名之非也姑蘇臺乃吳王闔閭所築而子胥臨死已有麋鹿遊於姑蘇之語安得謂後人所稱耶

白黑鬚

寇萊公欲入相而患年少則服葫荻地黃以變之白史天澤為中書丞相而嫌其老則用藥以染之黑鬚髮何關於神明乃為躁進者簸弄若此可歎也今人考生儒時則損年數行取臺省時則增年數舊制不過三十不得入臺省不得入臺省妓多損年數而罪

人多增年數過七十則收贖其意一也

書名

古今書名有異者截江網宋時舉業鬼料竅呈象白

懶髓 碧雲馱梅聖俞者鄧思賢訟牒之法蠶衣

祝允明著真珠船胡侍玉壺冰都穆九宮亭亭白姦遁甲

鐵掃帚擇日一粒粟地理珊瑚木類書天厨禁嚮

惠洪詩話五色線類書佩觿郭忠恕麟角類書火珠林卦

書百顆珠術宵練匣朱得之著甚矣人之好異

也

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官軍莫敢撓其鋒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官軍不能收捕二賊相類而皆三十六人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人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耶

更鼓

入夜每更五點遞爲二十五點李郢詩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今禁漏首尾二更去二點者蓋昏鐘禁鼓一動卽禁人行初更二點夜未深後二點天將曙皆不宜禁者故以三點爲起止耳今人不知以爲起於宋太祖因五更頭之讖遂去之不知宋太祖因此讖令宮中皆轉六更然後鳴鐘又何嘗禁初更耶

禹穴

揚用修辯禹穴以爲在巴蜀其言甚堅而余未敢以爲然也宇內山川同名者多矣豈可以已

文海披沙 卷五
一時之偶見而盡排千古之議論乎王元美有
辯不贅然據呂柟遊龍門記則龍門亦有禹穴
蓋三禹穴矣蒙山實在雅州如必以爲在雲南
則山東亦有蒙山何以知禹貢之蒙山不在此
而必在彼耶大率用修之議論好奇而輕信強
辯而不顧理

賜姓

唐以前多賜姓者然率以國姓賜之婁敬項伯
之類是也 國朝間有賜姓者滁陽之宥原姓

有 聖祖改賜姓宥指揮姓祿有功賜改姓車
沐黔國無姓賜姓沐 英宗時有進士孟茂
上不識問之對曰音陝遂改賜姓陝 世宗時
南昌袁公貞吉傳臚 上惡之御筆畫爲袁遂
姓衷然皆有爲也

三元

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
孫何 國朝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
觀池州貴陽人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

文海披沙 卷五
氏及二女皆不屈死一門忠節炳炳若此而湮沒不稱良可歎也

務多無用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終貽書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失而沒世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爲九經庫鄴侯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述何寥寥也他如任

耒經苑景翼書窟聚而不運何裨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屬兩途也

鳳毛

鳳毛出處原以稱謝超宗者超宗父名鳳故耳世說王始興子劭精神似父亦有鳳毛之譽此鳳從何而來哉今人引用超宗事則可耳劭在

超宗前此語無謂也

卜筮

各人推卜之法惟著與龜今江南多用筮而江北多用龜二者之外有大六壬卜小六壬卜靈棋卜梅花數卜皆古法也俗用者有響卜即古鏡聽拆字卜宋以前亦有之天罡時卜即馬前課大六壬之餘約者六壬時卜即小六壬之約者降箕卜即古紫姑開光卜即卦影神佛前皆以筮杯卜又壽安縣有瓦卜即古打瓦法池陽有油卜以薺花點油灑水中皆以上巳日契丹有羊骨卜

嶺南有雞骨卜蜀有雞子卜粵西有鳥卜又有鼠卜米卜牛骨卜田螺卜竹篾卜靈卜

墮甌鼓盆

墮甌而不顧勇矣吾以為不若哭遺簪者之為厚也妻死而鼓盆達矣吾以為不若哀瞽妻者之為仁也墮甌者可以破慳而其究也有國破不顧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如蕭衍者矣鼓盆者可以割愛而其究也有謂父母於子本為情欲非有恩愛不持生母服如蔡延慶李定者矣

文海披沙 卷五
故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

小人痛快處

自古小人行事雖卑污渙忍然間亦有豪爽痛快令人擊節處蓋其才智自是不凡非硜硜自守之人所能及也商鞅變法時民多言令不便又有言令便者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皆徙之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

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爲知縣附遞上疏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區畫有異同者卽大吏亦當舉黜神宗出其章示荆公公曰此人小有才近於縱橫押闔而薄於行復極陳其不可用遂勒令致仕吳孝宗對策方詆新法而復爲巷議十篇言新法之善以獻公公怒而投之地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

章一日至書室扣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得免蔡京在告有其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爲顯官爭迎其母成訟朝廷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其母所欲歸遂一言而決秦檜爲相都下貨壅乏見錮市塵大闕府尹不知所爲請於檜檜曰易耳卽宣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旣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錮

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傳富家競出宿錮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行又有士人僞爲檜書干守牧者檜聞卽與一官人問其故曰此人敢假檜書必有膽略若不與官必北走胡南走越矣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卽易人倏忽卽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

文海披沙 卷五
是帥率勇士一時抹熄以上數事皆非尋常見
解

前知

今人皆言前知不知禍患之來雖前知亦不可
免張裕每照鏡自知不終未嘗不撲鏡於地郭
璞謂卜珮曰吾之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
免卿將也李漢雄善風角自言當以兵死天祐
丙子游浙西至日嘆曰氣候甚惡當有兵起吾
當避之既而稽留旬日晚望 日禍在明日吾

不可留翌日入府辭座中又嘆曰禍在頃刻出
至府門遭兵變所害 國朝胡日星識 太祖
於微時及一太祖貴賜一詩扇周游天下既歸
語妻曰吾當就刑於京師妻止之曰數定不可
逃也果如其言夫既數不可逃則又何貴於前
知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
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

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
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
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墨莊漫
錄謂始於睿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
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繡鞋之語爲疑不知古
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
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於女裝旣
異則鸞靴繡履亦取其異於男矣何以必其短
小乎樂天但言趺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笋李

白言素足之女而不及短足之婦卽東昏玉奴
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黿郝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
爲斑虵武后死後納於大甕萬蝎螫之宋李后
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
間

文海披沙卷之五經

